

林語堂著

賴柏英



賴 柏 英

遠 景 叢 刊 36

著 者	林	語	堂
譯 者	宋	碧	雲
發 行 人	沈	登	恩
出 版 者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		
	台 北 郵 局 36—575 號 信 箱		
	郵 撥：0 1 0 2 2 2 1—8		
發 行 所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		
	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-2 號		
	電 話：7 1 1—7 8 7 1		
門 市 部	台 北 市 新 生 南 路 三 段 92 號		
	電 話：3 9 4—1 9 6 0		
香 港	藝 文 圖 書 公 司		
總 代 理	九 龍 又 一 村 達 之 路 30 號 後 座		
印 刷 所	其 宗 印 刷 有 限 公 司		
	台 北 市 環 河 南 街 二 段 250 巷 3 弄 9 號		
裝 訂	嶸 興 裝 訂 有 限 公 司		
	台 北 市 赤 峰 街 77 巷 7 號 之 1		
定 價	新 台 幣 100 元	港 幣 20 元	
初 版	中 華 民 國 65 年 5 月		
三 版	中 華 民 國 73 年 9 月	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天還沒亮，杏樂高大的身子伏在白色的床單上，腦子裡胡思亂想。他睡在一頂白白的細網蚊帳中，帳子由圓形的竹框垂下來，像綵球似的。在炎熱的新加坡夜裡，他全身赤裸，只穿一條短褲。身上蓋著一塊長四呎、對徑一呎的硬枕頭，也有人叫做「竹夫人」，可以避免肚子著涼，也可以用來擱腳。不像輕被單黏_沾在_身上。

他一夜都沒睡好。照例懶洋洋去掏香煙。睡眼惺忪向窗外的遊廊望去，廊內草簾半捲，街道

7

的燈光仍然亮著，再過去就是新加坡港外的珠灰色大海。大海、白雲都沒有一絲動靜。海鷗五點左右的高音合唱還沒有開始呢。

他拉出塞在褥子下面的蚊帳，捲起來，丟到床頭板上，頂端的圓框跟著擺來擺去。這時候空氣涼得沁人，再過幾個鐘頭熱帶的陽光就要猛射下來，大海便像一層融銀或熱玻璃，閃閃發光，照得人眼花撩亂。

他頭痛得要命，嘴巴也苦苦的……當然是昨晚宴客的結果。黎明前半醒半睡，一切都有點飄渺，不真實……就連劇烈的頭疼也不像真的，他知道很快就會過去。就連韓星那異國烈酒般的一吻也如夢如幻。四週的牆壁、書桌、半捲的草簾、甚至大海都像幽靈似的，彷彿一醒來就會化成夢中的形影。

他覺得自己不屬於現在這個新加坡的成人生活。他倒不是疲倦，而是精力太旺了，情緒總不免要飄到夢境中。所以他的叔叔，這間屋子的主人，才會說他魂不守舍。

他開始聞到熟悉的含笑幽香，那是他故鄉漳州的名花。正如某些高尚的香味，它會吸收環境的特質。你也許半個鐘頭聞不到，然後它突然又出現了，不知不覺迎面襲來。這種花是橢圓形，象牙色，現在邊緣已泛出棕黃，是柏英兩週前寄給他的。

兩年前他由馬來大學畢業，回了一趟故鄉，從此柏英就由故鄉寄花給他——春天是縵緣薔薇

，夏天是含笑或鷹爪花（一種芬芳、淺藍的小蘭花，香味也很清幽、很特別），秋天是一大堆木蘭珠子（可以助長茶香），冬天是漂亮的茶花或優美的臘梅花瓣——香氣淡雅，有滲透性，飄飄渺渺，難以形容，令人想起一朵花，也想起女人的微笑。

天空漸漸由暗灰轉成碧綠，再化成淺玉色，遠方的密雲也透出黎明的微光，女佣昨晚忘記放下走廊的簾子；昨天晚上是請吳太太，女佣也許看到她的大鑽石，一時昏了頭吧。

畫面一一由他腦海中飄過——吳太太粗俗的大嗓子，韓星在他胸口吐出的熱氣，與這些完全不同的還有柏英的微笑，遙遠而耐久——柏英全心愛著他，給他一切，却不希望任何報答。

杏樂把枕頭靠在床頭板上，眼皮半垂，眼睛望著密雲和大海，心中却出現另一幅圖畫。在地平線的雲層頂端，他看見村子裡熟悉的淺藍色「南山」稜線，下面便是起伏的山丘，涼爽幽深的樹林和柏英的小屋。他覺得自己幾乎聽到她的聲音在荔枝林裡迴響。他很歡迎早晨這一刻，他的腦子可以輕易由現實飄到虛幻的世界。

昨晚請吳太太吃飯，她的鑽石耳環，鑲著鑽石成品的金牙，都顯得很不真實。就連韓星的熱吻和披肩的亂髮也像夢境一般。

他記得今天是星期六。不必上班。他小心翼翼把煙頭壓在煙灰缸裡，又溜回去再睡一覺。再次醒來，已經九點多了。新加坡灣東側陽光普照，大海閃閃發光，照得他視線模糊。一顰

輪船吹著低沉的號角，正向港口駛來。他走出去放下遊廊的簾子。

在走廊另一端，他看見了茱娜，大約在三十呎外，透明的紗籠映出了豐滿年輕的身材。茱娜是他叔叔的姨太太。也是中國人，由蘇州來的，但是她迷上了紗籠，家居總是這副打扮，說是又輕鬆又飄逸。她的頭髮還沒有梳起來，隨隨便便披在腦後，一撮烏黑的髮鬚落在臉頰上。她看到他，就往這邊走來，穿著金色的拖鞋慢吞吞踱著。

「早安。睡得好吧？」

「早安。」

她輕盈巧笑。「要不要阿司匹靈？」

不等他答腔，她就去而復返，由一扇法國落地窗走進他的房間。他連忙披上一件睡袍，沒有扣扣子。

她塗著寇丹的纖手拿著一片阿司匹靈，從頭到腳打量了他一遍。杏樂對這一套已經習慣了；女人對他向來很溺愛的。她巴不得他要一片阿司匹靈哪！

茱娜很年輕，還不到三十歲。皮膚細得出奇，面色白皙，嘴唇豐滿而肉感。不到中午，她就會把面孔整修一番，畫上更黑的眉毛，塗上口紅，使她容光煥發，嘴巴顯得小一點，雅緻一點。不過現在她的雙頰也有一層健康的光輝。她具有動人的眼睛和雙唇，聲音低低的。

他們之間沒有什麼，但是杏樂是女孩子願意服侍的一型。她和杏樂都很聰明，絕不會有什麼瓜葛，只是誰都看得出來，她閉著眼睛都能把他叔叔玩弄於股掌之上。現在她似乎有心事。

杏樂問他：「叔叔呢？」

「到辦公室去了。」

「喔，是的，當然。」他叔叔一向起得很早。

這是一個尋常的星期六早晨，他在家，他叔叔去上班，不回來吃午飯，嬌嬌有胃潰瘍，還躺在牀上。嬌嬌和萊娜都沒有孩子，只有一個廣東下女阿花，和幾個佣人在房子裡。

萊娜將臀部靠在書邊，用愉快的調子說：「你昨天晚上離席而去，實在太失禮了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你走出門，吳太太的大眼睛一直瞪著你。」

「當然的。」

「大叔也相當生氣。」

杏樂說他很抱歉。

萊娜在房間裡踱來踱去，柳腰款擺。她在一個漆釉的胡桃木框前站了半晌，欣賞發黃的「驚巢」——就是柏英的小屋照片。她慢慢轉過來，深深望了他一眼說：「我很難說什麼。不過，你

若不喜歡愛麗，還是讓他們知道的好。」愛麗是吳太太的女兒。

杏樂揚起眉毛，然後表情又軟下來說：「妳這樣想，我很高興。」

「當然啦，很多待嫁女兒的媽媽都會看上你。馬來大學畢業生。在英國法律事務所工做，而且——」她的聲音放小了——「很多女孩子都會愛上你。你知道的。你對女孩子很有吸引力，你知道……而你的叔叔——你很清楚他對這門親事爲什麼這樣熱心。」

她停下來，正眼注視他說：「我是站在你這一邊的。」特別強調「你」這個字。

他把手放在頭上，用力壓。

「怎麼啦？」她的聲音充滿關切。

「沒什麼。頭痛罷了……你懂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她從鑲金的煙盒裡拿出一根煙，點燃了，大吸一口。「你甚至不願爲你的叔叔出賣自己。」

這時候她的眼色加深了。杏樂只看見她的黑眼珠。她不只是提出友善、客氣的諄言而已。

她思緒亂轉，突然說：「你是出去看韓星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就猜是這麼回事。」

「我並沒有瞞妳呀。」

確實沒有。他已經告訴她自己和韓星相遇的經過，但是叔叔毫不知情。韓星是一個二十二歲的歐亞混血女郎，最近才在海灘上認識。離他們家不遠的東岸路上有一個黃昏展售會。很多老老少少都到那兒去消磨涼爽的黃昏。露天的攤子上有人賣冷飲、阿加阿加液、熱烘烘的快餐、各種麵食和洋麵。下面就是海灘，再過去是綠草叢生的荒徑，很多年輕的戀人便在那兒約會，輪臥，共度迷人的熱帶之夜。

這就是新加坡：空人的熱浪和涼爽的黑夜形成強烈的對比，沾辣醬的馬來烤肉串「沙茶」便是這個調調兒。販子蹲在地板上。客人有的坐矮凳，有的也蹲著，一手拿辣「沙茶」，一手拿小黃瓜。「沙茶」太辣，燙了舌頭，就咬咬小黃瓜。等舌頭涼下來，又咬咬熱辣辣的「沙茶」。

新加坡的愛情也是這樣嗎？

「你叔叔渴望這門親事，也有他的理由，生意上的好理由。但是我認為男人必須娶他愛上的女孩子。愛麗是很乖、很文靜的少女……她愛上了你，我知道……不過，你若不愛她，又何必娶她呢？」

「我想妳是這屋子裡唯一講話有道理的人。」杏樂愁眉苦臉說。

杏樂的叔叔陳山泰早年離開中國大陸的家鄉，來到此地當一名日薪計酬的工人。他已靠節儉

和智慧闖出了一條路。第一次大戰期間，他在橡膠方面發了一筆小財，是他生命的一大轉機。他很精明，進一步把所有積蓄換成美元，當時美金和外幣差不多等值，有時候甚至低一點。他知道美元的價值會上漲。現在他在新加坡過「堤道」那一邊的柔佛有幾間橡膠廠，在「廣場」附近有一個兩房的辦公廳，東岸路的上流別墅區也有一棟優美的別墅。

吳家又不同了。他們是新加坡最古老、最富裕的世家。他們在泗水有很大的糖廠，在馬來亞有錫礦，在吉隆坡擁有整條街道。陳山泰很高興自己在星加坡社會有了這麼大的進展，他是一個好強的人——由他巨大的下巴和粗短的手指就可以看出來——能和吳家聯姻，是他最大的樂事。這是他成功和社會地位的最後證明。吳太太爲了讓杏樂知道自己對他能有多大的幫助，甚至讓「巴馬艾立頓事務所」擔任吳氏公司的法律顧問，照料他們產業的利益。杏樂工做的「巴馬艾立頓事務所」對於每年豐厚的律師費相當感激，杏樂在雇主眼中的地位更提高了。

愛麗是一個高高瘦瘦的女孩子，不漂亮，也不太難看。唯一引人注目的是那對過濃的眉毛。她是一個單純的高中畢業生，臉上總帶著饑色。這是一個專制的母親——胖胖的吳太太——和經常不在家的風流父親造成的結果。說句公道話，有了吳家的產業，很多更醜的女兒都可以輕易找到另一位富家子弟，也許在新加坡有一棟房子，檳榔島有一棟加墅，擁有一輛黑色別克車或紅色的運動車。但是愛麗一心喜歡杏樂。他那半憂傷、半沉思的眼神已經把她迷住了。他似乎有一股

特別的氣質，顯得十分迷人。杏樂對她總是彬彬有禮，得友善，但是沒有其它表示。有時候他甚至有點失禮，她也還是喜歡。

愛麗講話有一點大舌頭，曾經到最好的機構去矯正，但是「d」音和「t」音仍然沙沙響。她的舌頭可能太短了。她會把「into」模模糊糊念成「intho」。不過，這也沒有多大的關係。

昨天晚上是叔叔回請吳太太前兩次的宴席。家庭便餐，沒有別的客人。愛麗坐在杏樂的旁邊，新做的頭髮，緊身的旗袍，看起來還不錯，顯得甜蜜而活潑。吳太太坐大位，叔叔，嬸嬸和茱娜是主人，坐在下首。不管吳太太坐在哪兒，她坦率的大眼睛，堅硬的面頰，雙下巴，以及她大聲的談吐和笑聲總是控制全桌的場面。她講話的時候，大家都得洗耳恭聽，就是有人想插嘴，也插不上一句話。連叔叔的話都不超過四、五個字，愛麗坐在她附近，簡直就像老鼠似的。

吳太太很自信。她瞭解生命的一切，却不明白一件事：誰若愛上她的女兒，也會被這個丈母娘嚇跑。她還犯了一個大錯，以為女孩身上的鑽石必能贏得男士的青睞。

茱娜若想講話，她可以講得比吳太太快兩倍，而且有意思多了。但是她一言不發，默默傾聽觀望著。

她對這位闊太太十分不滿。吳太太兩次請大叔和大嬸，却撇下她。今晚茱娜決心要引起她的

注意。她擔當女主人的身份，因為大嬸膽小，不問世事，舉止莊重，嚴守古禮，又是虔誠的素食佛教徒，寧可把社交活動的瑣事交結年輕婦人去處理。

吳太太一進門，茱娜再次受到怠慢。她以最大方的態度歡迎貴客，對方連頭都不點一下，只問陳大嬸在哪裡。然後就沒有再跟她說過一句話。

杏樂下樓的時候，看到茱娜和愛麗低聲交談，老太太的面孔却垂到雙下巴上，雙眼半閉，一副不耐煩的樣子。

中國社會並沒有規定姨太太該受奚落。通常還相反。晚宴不歡而散，茱娜很高興。

雙方家長顯然希望今夜能討論訂婚的問題。有一回杏樂站起來給愛麗添茶，大家的眼睛都落在他們身上。

很不幸，吳太太用錯了方法。她先是說她丈夫多愚蠢，多沒用，如何追女人，愛麗聽得滿面羞紅，其他的人也很難為情。她叫他「老不羞」，茱娜一直望著愛麗的鑽石胸針，尤其注意吳太太項鍊上的菱形大鑽石，每次她扭動身子，鑽石就閃閃發光。穿戴的人也感覺到了。她還失禮地把香煙頭浸在一碗魚翅湯裡，不拿起來。就算她非常富有吧，唉！

其餘的話題——算不上交談——就是她各地的產業。

「我不能一一照管。恩喜什麼都不懂，也不在乎。我需要一個能管理一切生意、租賃、保險

股票、紅利等事宜的女婿。噢，我告訴過愛麗，她結婚的時候可以任選一輛羅斯羅埃斯或加德萊克牌的轎車，隨她要什麼顏色——黑的、紅的、栗色的，甚至金邊的……」

這時候，杏樂突然站起來，很不禮貌地走出飯廳，臨時還回頭說：「吳太太，很抱歉我另有約會。妳若要抽回『巴馬艾立頓事務所』的生意，請便。」

叔叔一時楞住了，吳太太更目瞪口呆，不明白是怎麼回事。

「我说了些什麼？」

愛麗先站起來，打斷了這頓晚餐。她用祈求、熱情、渴望的眼光目送著杏樂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然後她道歉一聲，走到沙發上，開始低聲啜泣，靜靜用一團手帕擦眼睛。

吳太太一再說：「我做了什麼？我做了什麼？」

「媽媽，都是妳！都是妳！」愛麗由沙發上叫著。她一定恨死她媽媽了！

客人走了以後，叔叔非常生氣。他批評姪兒不禮貌，聲音都沙啞了。他咬著香煙，一再大聲拍著沙發的扶手，還吐了好幾口痰。最後他上樓了；給他消氣是萊娜的職責，所以她也跟了上去。

萊娜現在對杏樂說：「你叔叔認為你該向吳太太道歉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你叔叔要你這樣。他叫我來告訴你。」

「剛才妳自己還說，我若不想娶愛麗，還是讓他們知道的好。」

「我只是說，你若肯去看看吳太太，說幾句話，儘管去。我答應叔叔要跟你講的。」

「你認爲呢？」杏樂向來尊重茱娜的見解。

「這就看你了。你若不想和吳家聯姻，將來總會有不愉快發生……假如你肯去，叔叔會覺得好受些，道歉一句又不花什麼本錢。不過遲早……總要說清楚。最後會傷愛麗的心。這也沒有辦法……我還聞到含笑花的幽香——她叫什麼來著？……柏英？——柏英送你的。哪天你和我談談她吧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想知道嘛。」

「怎麼呢？」

「因爲我是女人嘛。」

她望著他，他也看看她，說：「總有一天我會告訴你，我們是一起長大的。我錯過了機會，她現在已經結婚了。」

「你一定不樂意，我知道。她也不願意？」

「可以這麼說。環境的壓力。實在不能怪任何人。」

「但是她還寄花給你。她一定不會寫字囉。」

「不會。花朵能傳達信紙所無法表達的深意，妳不覺得嗎？」

「喔，我要走了。我要出去洗頭髮，必須先打電話叫車。你若要進城，就一起來吧。」

「不了，謝謝。」

「除非你要下樓，不然我叫阿花把早餐送上來。」

茱娜臨走還帶著關切和好奇的表情。

杏樂一面吃早餐，一面瀏覽晨間的報紙。中國有革命進行著。那是一九二七年。國民革命軍由廣東出發，很快向江西推進。由各方面看來，這似乎真像一回事，不是中華民國成立十五年來軍閥的許多內戰之一。國民革命軍繼續前進，目標是掃除軍閥，在國民黨領導下統一全國。他們有清晰、健全的建國計劃，得到了中國智識分子的支持。標題說「上海淪陷」。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正在進行。中華民國青年全心響應這個工作。杏樂也很興奮。局勢月月改觀。他不知道北伐有沒有經過他的故鄉福建省，也不知道他母親、姊姊和柏英會有什麼遭遇。

杏樂覺得很無聊，很寂寞，不知道今天要如何打發。他會和韓星見面，但是要到傍晚。幾個月前他們初識的時候，韓星告訴他，她在「果園路」的一家奶品店工作。她要到八點才下班。杏樂穿著背心和漿熨畢挺的西褲，踱向寬闊的走廊。他很少像別人一樣穿拖鞋。這是一種習慣，可見他受亡父的影響極深。就是在家，頭髮也梳得整整齊齊，只有一撮髮絲經常落在前額上。